

冀鲁春秋

第一部

郭明伦 张重天 著

冀魯春秋

第一 部

郭明伦 张重天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《冀鲁春秋》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区斗争的长篇小说。1938年春，八路军115师主力一部奉中央军委之命挺进鲁北冀南，与坚持在当地斗争的抗日救国军合编，建立起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。在日伪顽的重重封锁、包围和扫荡之下，挺进纵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发动与武装群众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。作品正面描写了一个战略区的活动，反映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尖锐复杂斗争，着意刻划了敌我双方一批高级将领的形象，表现了领导机关在战略、策略上的一系列决策活动；也塑造了一批基层指挥员、战士和群众，表现了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的坚定顽强和机智勇敢。作品题材重大，气势宏伟，生活面广阔，情节引人入胜，人物形象鲜明，颇值得一读。

第一、二两部写边区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，斗争序幕刚刚揭开。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，下面几部将进一步揭示出惊心动魄的复杂斗争。



第 一 章

一

春天并不回避战争，她冒着战火烽烟又来到了人间。

1938年清明节前，鲁北平原上一派大好春光。在那果树丛生的地带，春意更浓：杏花将谢，桃花盛开，梨花绽蕊，苹果和花红果树的花儿也正含苞欲放，树连树，花迭花，织成了一片绵延不断的锦帐绣幔。独有那负有“乐陵骄子”美称的枣树，却迟迟不愿意把它那繁星般的花朵奉献给这浩瀚的花海，铁干也似的树枝刺向天空，大有不同凡俗之概。远远望去，纵横的枝干点缀在这锦帐绣幔上，仿佛在百花图卷上抹上了几笔苍龙般的松干，富丽堂皇中平添了几分雅致的情韵。蜂蝶飞舞，鸟语啁啾，东风掠过，浓郁的花香熏人欲醉。

但是，平原上的人们却无心欣赏这烂漫的春光，也懒得象往年那样如护理婴儿似地护理这些果树，为它们壅肥剪枝。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大半年，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了半个中国，如此多娇的江山，正蒙受着深重的民族苦难。

隆隆的炮声不断从远方传来，使得这不平静的平原更加不平静了。

一清早，乐陵城郊的桃林镇上就挤满了人，镇附近村庄的很多居民，纷纷来到这个处在乐陵通往盐山的公路旁侧的镇上，打听日本鬼子清乡的消息。

大半年来总是这样，每逢鬼子清乡，平原上的居民便到处逃难。他们象一群群惊弓之鸟，从这里飞到那里，往往躲过了鬼子的杀戮，却又遭到了兵匪的洗劫。人们也未尝不知道国难当头，普天之下皆无乐土。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失火躲在床底下，熬过一时算一时罢咧。

又是几户逃难的人家涌到镇上，从他们的装束和那些担挑车推的行李物件来看，大抵都是些小康之家。他们挤在店铺的廊檐下，歇歇脚，喘口气，一面急不可待地喝着讨来的茶水，匆忙地嚼着干粮，一面用疲惫的声调回答人们各种各样的询问。

“作孽呀作孽！”难民当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向众人诉起苦来，“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整天揪着心肝过日子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真是宁为太平狗，不做乱世民哪。若不是这些丫头小子绊着腿，我横横心早就闭上老眼啦！”老汉说着说着，不禁哽咽了，凄然的目光落在身边一个约摸二十岁的姑娘身上。

姑娘大概是老汉的孙女，听到这番伤心话，眼圈蓦地红了，赶忙低下头去，人们看见了她那个在匆忙之间盘起的发髻。当时，为了尽量减少不幸，姑娘们常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改扮成媳妇。

老汉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同情和感触。一个中年男子怨声怨气地接上来说：

“说天道地，还是咱百姓倒霉。太平年月，纳粮赋税，养活了那么多军队，净米白面，鸡鱼肉蛋，老百姓可没亏待他们呀。东洋鬼子一来，跑的跑，躲的躲，大瞪两眼看着大伙叫鬼子作践。”

“甭提这些啦，叫人气炸肺！”人群里响起了一个焦雷般的

声音。

众人的目光立即被这个声音吸引了过去。

说话的是个二十岁冒头的小伙子，结结实实的身材，宽广的胸脯，滚圆的肩头，浓眉大眼，阔嘴岔，朴实的脸膛透露出一股英俊气概。他劈开双腿站在那里，象一个立地金刚，纹丝不动，两只紧攥的拳头抵在腰眼上，摆出一副跟人搏斗的架势。他不理睬众人投射过来的惊诧目光，顾自气咻咻地说下去：



“那些穿二尺半的，平日对老百姓象哼哈二将，听见枪响，腿肚子朝前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白养活了这些家伙，还不如喂条狗，狗还给看看门哩！”

“楞子，别这么多嘴唠舌的。”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娘慌促地拉了小伙子一把。

小伙子正在气头上，瞪了大娘一眼，不以为然地：

“娘，怕什么！他们不打鬼子，还不让人家说说。”

“三楞子兄弟说得对！”人群中又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。人们一听这熟悉的声调，就知道这是徐光汉。

徐光汉是桃林镇小学的教员，为人正直，办事认真，乐于排难息争，敢于仗义执言。他二十五六岁，人们都夸他少年老成，有胆有识，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。在桃林镇一带的乡里中，享有很高的威信。

“是光汉呀，你也在这里。”杨大娘笑吟吟地打着招呼。

“刚来一会儿。”徐光汉边挤过来边笑着回答，“一来就听见楞子兄弟在骂街。”他瞅着三楞子笑笑，三楞子委屈地瞪了对方一眼。

徐光汉挤到楞子身边，亲切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，扬声说道：

“这个街骂得对！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嘛。净拿腿肚子对着东洋鬼子，这就难怪大伙要发火啦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！”众人不住地点头。

徐光汉环顾众人，接着说：

“讲起官场的事，我多少也知道一些。就拿咱们那些‘父母官儿’来说吧，哪个不是欺压百姓，爱财如命？他们只知道枕着姨太太的胳膊插大烟枪，给大伙办了多少好事？大伙有念过民众通俗识字课本的吗？”

“我念过。那不是蒋介石折腾什么‘新生活’的时候办的吗？”

“什么‘新生活’，净糊弄人。办民众夜校，讲得倒好听。我白搭上了一块民生银行票子，斗大的字没识了一石。”

徐光汉风趣而辛辣地说：

“那课本上有这么一课‘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’。大伙听听，这景倒写得怪美的，可就是没写写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也不知是哪个聪明人，照着这个样式给县太爷编了篇新课文：‘一进二三堂，烟榻四五张，烟灯六七座，八九十枝枪’。……”

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快意的笑声，打断了徐光汉的话。

徐光汉摆摆手，示意大家安静下来，接着说：

“再说那些带兵的，有几个是真心练武保国的？吃空名，扣军饷，仗着枪杆子做投机生意。他们把军队看成是摇钱树，哪能

豁得上去打鬼子。归总一句话：文官贪财，武官怕死。依靠他们去打鬼子，那是依靠破鞋扎伤脚。”

徐光汉的话音刚落，蓦地又响起了一个重浊的声音：

“光汉，下不犯上，这不合忠恕之道哇！”

众人一怔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发现说这番话的是枣园村的大地主申宝斋。

申宝斋穿着玄缎长袍，双手反剪在背后，微偏起头，也斜着眼，脸上流露出颇不为然的神色。

人群里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，有些人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，用眼角瞅着徐光汉，预测将要发生一场不愉快的争执。

徐光汉声色不动，盯着申宝斋，愤慨的声调里又增添了几分嘲讽意味：

“哟，原来是申二爷，也惊动您的大驾啦。这衙门口您串得比我熟多了，大堂前的石狮子见了您都点头。您说句公道话，我这些话可是胡诌瞎说？”

申宝斋原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尊严，几句话把徐光汉给镇住就算了，不料对方不吃这一套。他瞥见众人投射过来的愤慨目光，意识到自己在这种场合下很难得到多少同情，沉吟了一下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我是说处世之道，忠恕为先。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对政府当局骂骂咧咧地，未免有欠厚道。”

“厚道？嘿！对百姓不讲厚道，对鬼子倒讲起厚道来了。一条岭上的兔子！”

最后这句话着实地刺伤了申宝斋，脸上一阵热辣辣的。他瞪大眼睛搜寻那个说话的人，瞥见一个背影一闪，躲进了人丛。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冒渎，这在过去是少有的。一

时怒火上撞，便放大了嗓门：

“就算政府没把鬼子挡住，让大伙吃了点苦，可大伙也该为政府想想呀。日本军队能征惯战，武器精良，飞机、大炮、坦克车、汽车、兵舰、毒瓦斯，应有尽有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打仗就是靠武器嘛……”

申宝斋这番替日寇吹嘘，给国民党粉饰的话，激起了众人的愤慨。一群年青小伙子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，不等申宝斋说完，便纷纷质问起来：

“鬼子有飞机大炮，蒋介石为什么不造？”

“前几年发了那么多航空救国券，钱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韩复榘发了成千上万的民生银行票子，都派了什么用场？”

“照你这个说法，大伙只好撅起屁股等着当亡国奴了。”

申宝斋自付刚才一番话说得未免太露骨了，就顺势把话锋一转：

“要说当亡国奴，那倒未必然。蒋委员长雄才大略，说不定用的是诱敌深入的计策，放鬼子拉长战线，分散兵力，疲于奔命。国军以逸待劳，等待机会大举反攻，那时候就可以收复失地，驱敌于国门之外。”

徐光汉冷冷一笑，紧盯着申宝斋说道：

“事到如今，你还给麻脸大姐擦胭脂抹粉呀。蒋介石把关东三省拱手让给了鬼子，七年没讲过一句反攻的话。眼下丢了华北五省不算，连老窝南京都甩给了鬼子。再退就到云南贵州去了，还提什么收复失地。”

徐光汉义正辞严地质问，使得申宝斋张口结舌。他恼羞成怒，厚着脸皮训诫式地说：

“国家大事，你我当百姓的不宜过问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聚众结伙，破坏政府威信，这是不守百姓的本份。”

“什么不守本份！”杨三楞子气恼起来，面孔涨得通红，额头青筋暴起，直着嗓子喊道，“他们做千件万件坏事可以，老百姓说几句真情实话就是不守本份，这是哪一路的情理？”

申宝斋一腔气愤正无处发泄，见三楞子居然也敢顶撞他，更是火上加油，便仗着租佃关系，气吼吼地喝道：

“楞子，你多什么嘴！别忘了这里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，你少把火往怀里扒。”

申宝斋虽说是枣园村有钱有势的大地主，但是跟桃林镇上的居民毕竟没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。镇上的一群青年见他如此霸道，便替三楞子打起抱不平来：

“有理只管讲理，干吗拿大话压人？”

“国民政府的天下，地方上十几路抗日军为什么不敢动鬼子一根汗毛？”

“郑县长倒是个愿意打鬼子的，你们这些财东谁帮过他的忙？”

面对着这些强烈的谴责，申宝斋一时回答不出，尴尬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突然，一个严厉的叱喝声从背后传来，冷不防吓了他一跳。随着一声“闪开”的喝声，腾起了一声清脆的鞭响，马蹄得得声中摇曳着铜铃的叮当。申宝斋刚闪开路，一辆轿车驰到跟前。

“呵，宝翁，少见，少见。”从轿车里传来苍老的声音。

轿车陡地刹住了，两匹油光滚壮的枣红马，刨着蹄子，打着响鼻，咳咳地欢叫。

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，打着招呼跨下车来。申宝斋这才看清了对方是乐陵城有名的大财东施华堂，精神陡地一振，急步上前，拱手见礼。

施华堂用冷漠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，怀有几分戒心地低

声问道：

“这种时候，聚众结伙地做什么？”

申宝斋将施华堂让到一边，把刚才的争执说了一遍。

施华堂皱眉撇嘴，一副不屑与闻的样子：

“妇人竖子不足与谋。宝翁，你这是对牛弹琴。”

申宝斋连连点头称是，嘴角上漾起了一丝笑纹，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，心情轻松了一些。当他一眼瞥见了车上装载的行李箱子，有些不解地问道：

“华翁，您这是往哪里去？”

“去沧州。从那里搭车去天津。”施华堂平静地说。

申宝斋一听这话，不由一怔。他想鬼子汉奸正在沧县、盐山一带清乡，说不定就来乐陵。战乱之地，是非之乡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，而他施华堂却偏偏在这火候上向那里钻，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

施华堂看透了对方的心思，不在意地笑笑说：

“人无伤虎意，虎无害人心。宝翁不必为我多虑。”

申宝斋连连摇头：

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何况是鬼子汉奸呢？”

施华堂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秀才了。”

申宝斋从施华堂的神情和腔调上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靠前一步，近于恳求地说：

“华翁，你我多年世交，可要不吝赐教呀。”

施华堂觉得申宝斋关心自己，倒是一片诚意，就压低嗓音说：

“宝翁，你我交在知己，理应彼此关照。这次配合日本人清乡的，是沧州刘佩臣司令手下的皇协军。我与刘司令交契颇深，

谅无妨碍。刘司令有信给我，日本人十分看重鲁北，近来有向内地推进的打算，这次清乡就是先声。刘司令劝我及早避居天津，以免受害。我看，您也该斟酌行事，及早打算。不然的话，战祸临头，贤愚莫辨，玉石俱焚，后悔就晚啦。军机不可泄漏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拱手告别，径自登车，催促车夫赶路。

施华堂的话好象晴天霹雳，申宝斋给震呆了，竟忘了跟施华堂道别。一声焦脆的鞭响，他才清醒过来，跟着轿车跑了几步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喊道：“华翁，您的宝眷……”

“早去天津了。”施华堂探头大声回答。鞭声频响，尘埃飞扬，轿车走远了。

申宝斋呆呆地站着，回味着施华堂的这番警告，太阳穴蹿跳，腿肚子打颤，恐惧与悔恨交织的情绪咬噬着他的心。他想，施华堂不仅是乐陵的大户，良田十顷，果树成林。而且在北平、天津开着布店、茶庄，还是有名的兴隆钱庄的大股东。真是狡兔三窟，左右逢源。当初，施华堂也曾劝他走走这条路子，可是他总觉得还是坐守田庄，收租放贷来得牢靠，不愿意在“振兴实业”上冒风险。如今看来，倒是失计了。他越想越不自在，头一阵阵发晕，便退到一家店铺的廊檐下颓然地坐了下来。

人们又慢慢聚拢来。他们虽然没听清楚施华堂和申宝斋嘀咕了些什么，申宝斋那反常的神态和举止，却足以表明局势不妙，慌乱地挤在一起议论起来。

停止了 good 一会的炮声又响起来了，而且显得较前更近。申宝斋本能地跳起来仓惶四顾。那几户逃难的人家，赶忙挑起担子，推着小车，三步并成两步涌出镇去。众人更加慌张，又想不出处置的法子，目光都转到徐光汉身上，盼望他给大伙出点主意。

徐光汉挥动胳膊，炯炯的目光凝视众人，愤激地说：

“大伙看得明白，大财主往大城市里跑，钻在鬼子的胳肢窝里享清福。二财东投亲奔友，躲过一天算一天。就剩下咱们这些穷苦爷们，土生土长，南园的苦瓜——离秧就黄，往哪里跑？跑出去喝西北风？”

“哪怎么办？”一个怯生生的忧愁的声音。

“你说怎么办？”徐光汉盯着对方问道。

“我说，我说，”那人张大了嘴巴回答不出，懊丧地往地上一蹲，没个好声好气地说，“就蹲在炕头上。”

“就照你这样蹲在炕头上，等着鬼子把东洋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呀？”

众人沉默了，忧愁地互相对望着。

“跟鬼子拚！”三楞子忍耐不住，吼了起来。

杨大娘拉了儿子一把，嗔怪说：

“楞子，别逞能了。没枪没炮的，凭什么跟鬼子拚呀。”

三楞子恨恨地把手一甩，咬牙切齿地咒骂道：

“说千道万，都是坏在中央军手里，跑的跑了，降的降了，留下的又不打鬼子，净糟蹋老百姓。眼下若有路打鬼子的队伍，我真跟了他们去。”

“好哇，好兄弟，有骨气！”徐光汉夸奖了一句，正要接着说些什么，突然停下了，踮起脚尖向街的一端望去，眼睛眨动了几下，容光焕发，胸脯挺起，胳膊一挥，大声喊道：

“瞧，打鬼子的队伍来啦！”

一支队伍从街的一端开进镇来。

走在队伍最前面的，是个三十四五岁的汉子，黝黑面皮，粗眉大眼，身躯稍嫌矮胖，举止庄重。走在黑汉身后的一人，年纪和黑汉相仿，面型和身材却跟黑汉恰恰相反，白净面皮，修眉细

目，高鼻梁，尖下颏，细高个儿，行动洒脱，带点学者的风度。

徐光汉分开众人，迎上前去，亲切地招呼说：

“邢司令，方主任，您们来啦。”

黑汉子指挥队伍靠路边休息。白净面皮的人迎上来，握住徐光汉的手，热情地说：“光汉同志，你好。”他迅速瞥了众人一眼，问道：“鬼子离这里不远了，大伙聚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大伙正为这个犯愁哩。”徐光汉说。他靠近一步，放低嗓音，“方主任，大伙的情绪很激动。您看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扩大宣传一下？”

方主任点点头说：

“光汉同志，我们正想找你商量这件事哩。这次清乡的主要是沧州的伪军，只有极少数的鬼子押阵。我们决定在这一带打它个伏击。我们打算动员乡亲们直接参战，让群众用亲手取得的胜利，来鼓舞教育自己，这比任何的口头宣传都要有效得多。”

徐光汉的眼睛豁地亮了，赶紧接上来说：“那我把大伙召集起来，您跟大伙讲讲。”他转过身去，放开喉咙喊道，“大伙快到学堂的操场上凑凑，有话对大伙说。”

当徐光汉和方主任说话的时候，众人远远地站着打量这支队伍。当兵的都穿着杂色服装，武器也不好，可是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休息，不同于那些各种花色的“抗日军”，一进庄子就东窜西跑，要吃要喝，眼睛跟着年青的姑娘媳妇转，弄得鸡飞狗跳，四邻不安。又听徐光汉说这是支打鬼子的队伍，见到那个带队的跟徐光汉谈得挺热乎，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好感。既而听到徐光汉招呼，就纷纷向学堂的操场上涌去。

申宝斋犹豫了一下，也尾随在众人后面走去。

操场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，好奇心盛的孩子，吵吵嚷嚷地往大人的胳膊底下钻，探头探脑地张望。

徐光汉让着邢司令和方主任登上一座土台子，向众人介绍说：

“大伙来认识认识。这位是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的邢耀宗司令，这位是总指挥部政治部方主任，方亦鹏。他们这支队伍，是真心打鬼子的，可不跟那些牛毛司令一样，属啄木鸟的——吃硬拉稀。眼下，就请方主任帮大伙拿个主意吧。”

徐光汉一提到方主任的名字，人群里立即起了一阵骚动：

“这就是方亦鹏呀。”

“哎，怪不得挺面熟，原来是老方头。好久不见，一下子认不出来啦。”

“老方头带兵打仗啦。”

原来，方亦鹏曾经在乐陵师范学校教过书，正直厚道，持身严谨，治学刻苦，办事干练，是乐陵教育界的一把好手。后来不知为啥，忽然辞职了，挑起一副书担，游走四方，卖些文房四宝、碑帖、庄农日用杂字一类的东西，经常奔波在乐陵、宁津、盐山、庆云和德平一带。方亦鹏待人和气，人缘挺好。他这份买卖最受小学生欢迎，每到一个学校，孩子们哄地一下围住他，翻东倒西，挑这捡那，拉来扯去，可他一点都不厌烦，总是笑嘻嘻的。有时天晚了，就借宿在学校里，跟老师们一谈就是大半夜。人们早起拾粪，有时还见学校里亮着灯光。

方亦鹏还有一个大好处，虽然很有学问，可是却没那副自命不凡，故作清高的臭架子，特别喜欢同庄稼人、做小手艺的、跑脚赶车的、做小本生意的人接近，经常就在田头地坎，路旁树荫底下，镇头茶炉边上一蹲，歇歇脚，掏出旱烟管，一边擎着烟荷包向人们敬烟，一边跟大伙聊起天来，能谈庄稼活路，也能谈谈生意经。人们慢慢注意到方亦鹏最关心的还是民间的疾苦，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常常引着大伙把话题转到这上头来。每当这种时候，



方亦鹏就给大伙讲些道理，打些比喻，叫人听起来舒心贴意，从心眼里赞成，也就越加尊敬他，热爱他。他虽只三十来岁，人们却都亲切而敬重地称他为“老方头”。日子久了，经常跟方亦鹏接近的人们，慢慢地从他的言谈行踪中看出了点什么，很自然地把他跟那时边区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——盐山的反硝磺税斗争，庆云的河堤大罢工联系起来。但是，人们并不因此和他疏远，反而更加敬重他，把他当成知心人。有些老年人谈起方亦鹏，常常感慨地说：“老方头真象一个私访的钦差，这样的人为官作宦，一定是个‘青天’，老百姓就好过舒心的日子啦。”

抗战一爆发，人们就听说方亦鹏和另外一些人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，拉起了抗日救国军，打起鬼子来了。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。眼下，在这种急死人的火候上，方亦鹏出现了，而且还带来了这么多队伍，这真是吉星高照，怎不叫人高兴呢。

方亦鹏站在土台上，满面堆笑，亲切地招呼说：

“乡亲们，好久不来看望大伙了，大伙都好吗？家里老人们硬朗吗？娃娃胖吧！槽头兴旺吧！大伙不要骂我拿起枪杆，六亲不认呀，实在是挤不出空来。”他拍拍背着的驳壳枪，接着说，“这玩艺可不是吓唬老百姓的，我若是看错了人，放错了枪，大伙就缴我的械好啦。”

方亦鹏一开口，人们就感到亲切，舒贴，这使人们想起了那些跟方亦鹏相处的往事，顿时轰动起来，情不自禁地喊着：

“老方头，你好呀？”

“只要肯打鬼子，谁敢缴你的械！”

方亦鹏抓住时机，紧接着问道：

“这么说，大伙是拥护我们打鬼子的了？”

“谁不拥护，揪他的驴头！”听这焦雷般的声音，就知道是三楞子。